



說苑卷第十三

漢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善惡白
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
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聰獨斷惟在
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犇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犇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犇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

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緣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二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
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
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
板白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
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
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
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

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
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
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
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
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
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
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間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

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

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
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

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
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
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
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
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卽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
察客徒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
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
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
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
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
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
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

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
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
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縱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
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
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
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
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
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禘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
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
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
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
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
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
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
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爲五仞
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
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
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
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
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
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
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蹇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吳矣昔闔閭不流和氣不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
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畱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

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燔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燔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剡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
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
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
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
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
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
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

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
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
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
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
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
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
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
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
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
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太
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
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
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
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
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
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
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
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暮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
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暮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
乙曰子出與王同車人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
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
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兇
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
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

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
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
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其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
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
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
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誦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二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豶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

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得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終

說苑卷第十四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
帝堯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
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躡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
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
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
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
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
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
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
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
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
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
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

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
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鬪兵
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
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
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
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
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斬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雎於齊主寺人春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雎與寺人春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遠宋遭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雎與寺人春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
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
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汗泥傷紀綱之廢壞服
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
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
不蒙其化羣生不彼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
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

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
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
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戢而弃之不惠也不
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
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
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
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

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殮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
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憊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
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
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
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
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
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
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

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
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
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
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
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
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
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摅菜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寸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駭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然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雷者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斬其軻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

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

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
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
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
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
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
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
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
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
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
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
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
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
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終

說苑卷第十五

漢 沛郡劉向著

新安程榮校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
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
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
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

之王者其有備乎

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令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柰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曰士不試或不信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

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王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救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

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
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擄辱不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
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
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
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卽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
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

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
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
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
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
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
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
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謠之
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

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黃立則杖耒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

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

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
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
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
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
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
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
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亮牙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

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
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
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
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
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扈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
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

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真與孔子北遊東土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

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

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
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
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
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子曰昔者魯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
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
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
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
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
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嚙不伐易伐過不伐
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
不計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
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
不肖則不計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
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

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誰之王也曰諸侯之王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

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槐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殘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母殺人母壞室母填井母伐樹木母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

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楚崇人聞之因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旣至天卒聞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

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吳王闔廬與荆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荆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鏃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以吳之卒以攻之殺之也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

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
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
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
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
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
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
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
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夫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
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級冕以尊賢有斧鉞
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
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
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

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
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
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
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
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
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
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
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
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

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
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
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
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
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
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
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

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
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藉筆續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厲周公仰視
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事皆於今言
齊人王徹主其問公問公出與之曰汝生也學問以
矣

說苑卷第十六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說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
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
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
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
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
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
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
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鑿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
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不予無以合親親疎則害失衆則敗
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
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
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
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
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
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
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太廢
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
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

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
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洩則無功計不設

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
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
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止不信下不忠上下
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
不成不問以事一哉如曰五而公又心而言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而亡
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
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

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偽不如拙誠學
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
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
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
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
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
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
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

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
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
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
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
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
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
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
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

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蝮仆柱梁蚊蠅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
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見也力勝貧謹
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
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謗道已者心
之罪也尊賢已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
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
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
枝槁根深者末榮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
出口苟言不留此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

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者
老大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不早夫有禮者相爲死
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二期
亡自至踈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
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
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
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

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
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樛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
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
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
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
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
忍辱者存唇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

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

反已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

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

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

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河以委蛇

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化德以純

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柔戟

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用兵在後
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鼃鼃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
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絕難水激
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下士得官以死
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已自
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
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
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
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
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
從蟻穴山以小隄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為興水火

言
卷
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
者死直如繩者稱直如繩之稱於其與也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
耳目導心未汙則皆與公無私意皆與公未汙則之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
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
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人必以其未信也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

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
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
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
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
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然天知己者不然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
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
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

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鷂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鼈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
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
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
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
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也詩曰
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蠋欲類蠶鱗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
蠶漁者持鱗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
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
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
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
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

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
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
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
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物必以其
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
屠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
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

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
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
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為耻君子
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以老
為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
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

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

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也忠誠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

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而長門園子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不可久不特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驎日

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
 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
 難為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
 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
 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
 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之本念慮者知之道
 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
 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淪茂木
 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
 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